

也许

卡琪 著
MAY BE FLY

飞



也许，飞，我才能放下所有悲伤不动声色。

也许，一根绒毛漂浮的姿态，比一只鸟更像是飞行。



也 飛

YEXUFEI

卡琪 著

I247.5
K083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也许飞/卡琪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 3

ISBN 978 - 7 - 5104 - 0103 - 9

I. 也... II 卡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0120 号

也许飞

作者:卡琪

责任编辑:吕 晖 董晓琼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址: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176 千字 印张:16

版次: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104 - 0103 - 9

定价:24.80 元

楔子 / 1

题记 / 2

第一章 我们，我们，我们。 / 3

第二章 另一半心脏 / 18

第三章 恋人过满 / 30

第四章 我们之间的事 / 50

第五章 距离分手还有几次 / 63

第六章 当你就这样离开我的时候 / 82

第七章 爱情就是和你一起环游世界 / 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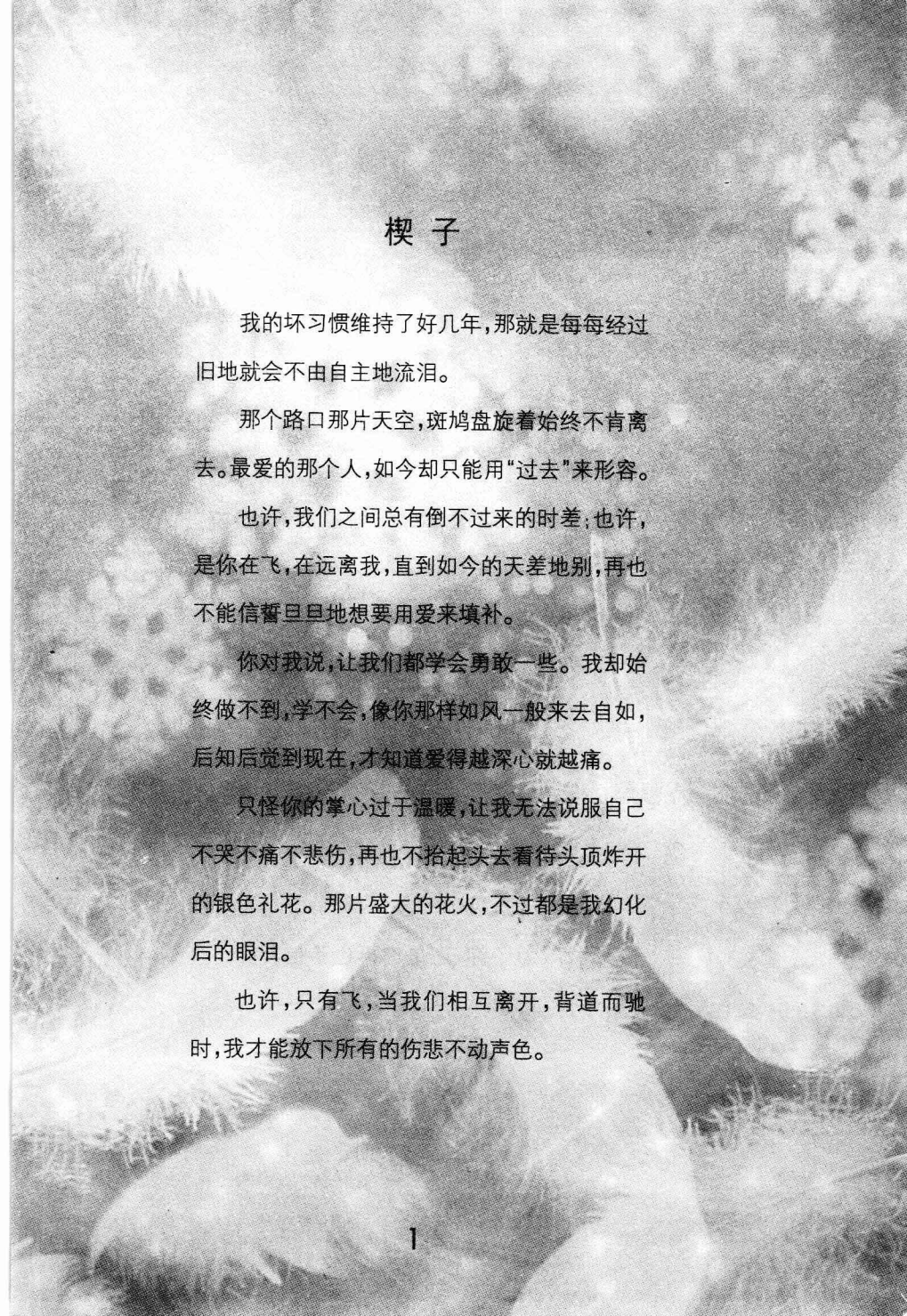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绝处逢生 / 113

CONTENTS
目录





后记	／ 245	第九章	我们的未来	／ 127	
第十六章	再见不是恋人	／ 218	第十章	迟到的告白	／ 141
第十五章	心病	／ 200	第十一章	两难	／ 153
第十四章	一段时间以后	／ 194	第十二章	被动	／ 169
第十三章	告别礼	／ 183			



楔子

我的坏习惯维持了好几年，那就是每每经过旧地就会不由自主地流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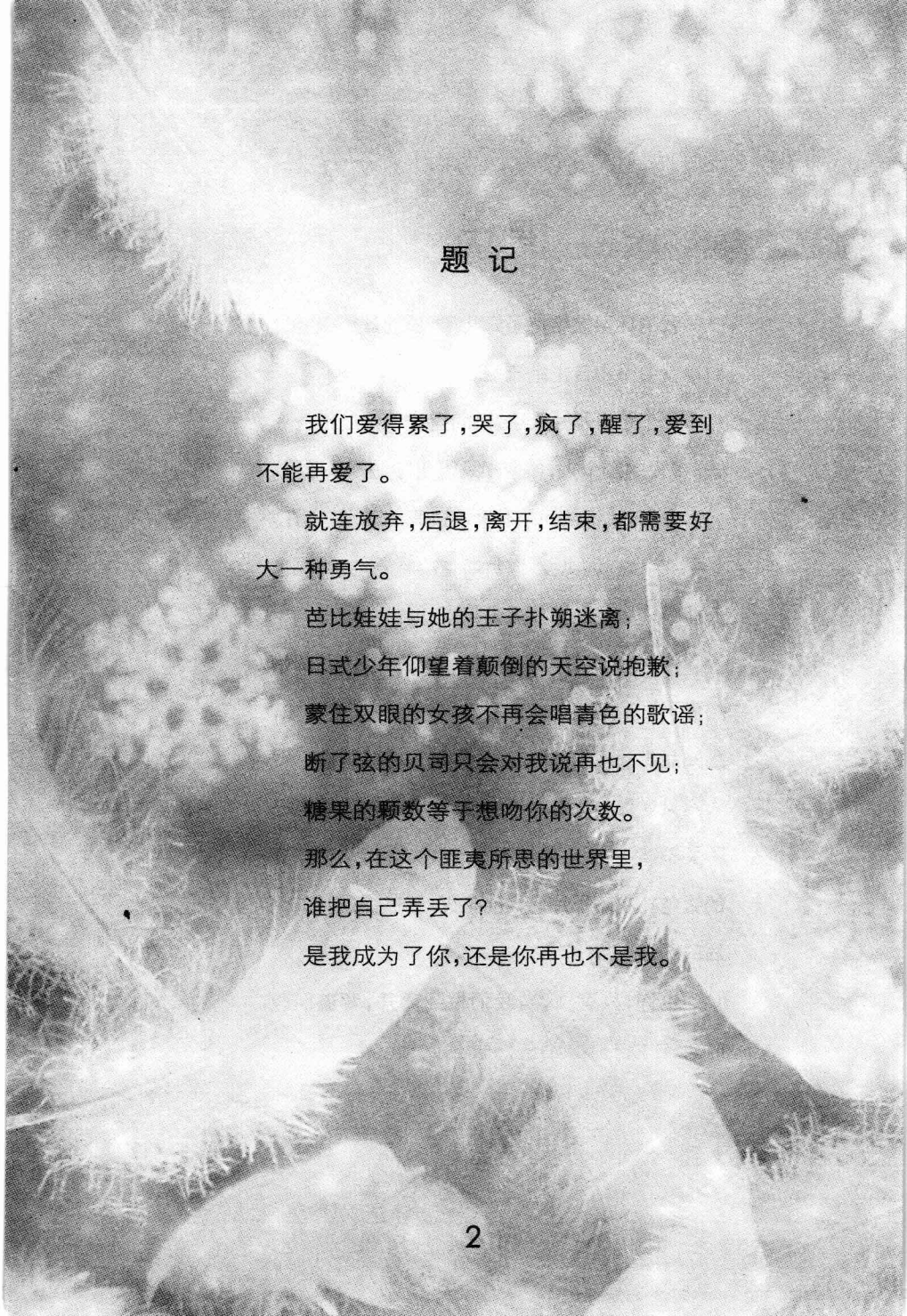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路口那片天空，斑鸠盘旋着始终不肯离去。最爱的那个人，如今却只能用“过去”来形容。

也许，我们之间总有倒不过来的时差；也许，是你在飞，在远离我，直到如今的天差地别，再也不能信誓旦旦地想要用爱来填补。

你对我说，让我们都学会勇敢一些。我却始终做不到，学不会，像你那样如风一般来去自如，后知后觉到现在，才知道爱得越深心就越痛。

只怪你的掌心过于温暖，让我无法说服自己不哭不痛不悲伤，再也不抬起头去看待头顶炸开的银色礼花。那片盛大的花火，不过都是我幻化后的眼泪。

也许，只有飞，当我们相互离开，背道而驰时，我才能放下所有的伤悲不动声色。



题 记

我们爱得累了，哭了，疯了，醒了，爱到不能再爱了。

就连放弃，后退，离开，结束，都需要好大一种勇气。

芭比娃娃与她的王子扑朔迷离；
日式少年仰望着颠倒的天空说抱歉；
蒙住双眼的女孩不再会唱青色的歌谣；
断了弦的贝司只会对我说再也不见；
糖果的颗数等于想吻你的次数。

那么，在这个匪夷所思的世界里，
谁把自己弄丢了？

是我成为了你，还是你再也不是我。

Chapter①

我们，我们，我们。

我习惯了你能为我不顾一切的咫尺天涯，

你也一直死心塌地得让我不会沉溺于孤单。

只是在悲伤与失败再次交织时，

我们却依旧学不会如何坚强面对。

“好了夏妩，朋友这种东西，不是很多人说是拿来利用的吗？”芭比揉了揉蓬松的头发，有些不耐烦地轻轻推开我。

于是，我就像是被她定格在了那里，不再有自己的意识。只是茫然地，睁着眼睛，张了张嘴，却只接受到了从眼角滑落下来的湿咸。

失去了所有的感知，除了，由多紧紧握住我的那只手。柔软地，按在我的掌心里。

“由多，我真有点后悔为了追你和这种女生做朋友。”芭比有些气恼地皱了眉，上唇惯性地上翘着。

“……芭比。”在一旁静默已久的由多突然开口，芭比挑了挑眉示意他说下去，“其实，我和夏妩，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

芭比的眼睛愈睁愈大，刷成棕色的睫毛终于扑闪了一次时，她气急败坏地指着由多说，“为什么你不早说？慕由多，你要拒绝我也没必要用这个办法！”然后她的眼睛突然看向我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，眼泪在抖动的刹那又滑落一滴。我没用地伸出了手，去拉芭比的手腕，她抿了抿嘴唇，在我的指尖触碰到她柔软的衣袖时，芭比决绝地避开了。

片刻，她抬起头和我对视，气焰突然低落了下去，瞳眸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，她往后悄然地退了一步，然后缓缓地转身，最后，失落的脸不再可见，曾经朝气的声音不再洋溢着暖意，徒留低哑。“不管

怎样，对不起，夏妩。”

然后，芭比越走越远。

带着她长长的棕色头发，靛蓝色的 Tee。

消失在了，高一逐渐结束的那个春天里。我们曾经承诺，夏天要一起天天轧马路。

我垂下了头，睫羽终于承受不住太沉重的忧悒，眼泪滴答在了地面上，那很久没有下过雨，覆盖着薄薄沙石的水泥路上。

由多伸手揽过我，迫使我正对他，但我依旧缄默地低着头。

就像是败北了的花朵。

由多没有强硬地抬起我的下巴，只是弯下腰与我平视，用温热的掌心不轻不重地擦去我眼角的眼泪。然后，他对我说了关于芭比，关于他，关于我的第一声“对不起”。

我在晶莹的泪花中笑了，笑得特别难看特别狼狈，一边用手背去擦眼角的眼泪，一边问他，“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”

“……好像该早点对芭比解释。”由多说完，双瞳露出了明显疼惜的色彩，那种让我深觉自己软弱的眼神。片刻，他的嘴角上弯了一个难过的微笑，四不像的微笑。

后来，由多告诉我，那时候，他拼命想让自己微笑，可是嘴角真的沉重得难以上扬。

后来，我告诉由多，我再也不想让他表里不一，无论何时，请不要这样的悲哀。

于是，我因为自己的青梅竹马，第二次失去了自己挚爱的 best friend。

我被由多送回家，笑着和他说再见，他满眼担忧地看着我的背影离开。我之所以知道，那是因为我上楼以后，打开窗户，看到了他的身影。

站在藤蔓植物泛滥的围墙外，绿色掩映之中，遮不住他宝蓝色的外套。

而我，在说完再见的转身后，便捂住嘴，开始了关于芭比，关于由多，关于我的——

又一次哭泣。

回到家以后，我站在门口，把帆布鞋拎在手上，双眼空洞，努力把焦距对着看见我的眼泪而满脸诧异的父母，“我……能不能，在家休息几天？”

“小妩，你怎么了？”妈妈急切地走上来，扶住我好像摇摇欲坠的身体，拿柔软的手给我擦拭已经冰凉的泪水。

“没什么。只是，又一次……”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。

单方面的付出。

单方面的喜欢。

单方面的把对方当作唯一。

其实这种人很可恨呢，自以为是的样子，以为自己说是黑那就一定不是白。

我不由分说地反锁了门，妈妈和爸爸在外面着急地劝说了一会儿，渐渐也累了。

或许，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女儿很神经质吧。

不过性格火爆的爸爸很快就受不了了，他的话语开始带着威胁气息，为了让我出来。但是我却装作全然不知，把音乐开到最大声，大到我几乎无法哭泣。

感觉不到自己的啜泣声，感知不全，不够宣泄。

{3}



翌日清晨。

我在一阵撞门声中醒来，睁开朦朦胧胧的眼睛看到天空亦如我一样，尚在破晓，像是刚刚降生的婴儿，还需要时间来学会坚强。

我依旧蜷缩在床上，掀开薄薄的被子，驱赶开恼人的热量。

“夏妩，如果你坚持不肯听话去上课，那好，我就给你时间好好在家想清楚！”爸爸微微恼怒的声音从门后传来，妈妈窸窣窸窣的声音有些微弱，但我知道，她是在竭力劝说爸爸不要说这些伤害我的话。“我把你的钥匙拿走，也就是说，你要是踏出这个家门一步，你就没办法回来了！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然后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接着是我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响声，沉寂半晌，重重的关门声接踵而至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挺直了僵硬的背脊。

妈妈轻柔的脚步声渐近，她断断续续地说道，“小妩，不要再把自己关在里面了……你还没吃东西……”

我身体的僵直渐渐缓和下来，低头抱住了膝盖，脸颊辗转在冰凉的髌骨上，无法思考。伸手百无聊赖地拨弄着桌上的书。

淡蓝色的书皮逐渐越过桌子笔直的棱角，哗啦一声，小说掉在了地上。

我埋下头去捡，书以一种翻开的姿态迎接我的视线，目光所及，看到的第一个词，是凌驾在一连串中文字之中的单薄的英文名字。

Vera。

薇拉？

很好听的名字呐。

{4}A 

空空的胃让我的大脑更加的空白，我抬了眼机械地数着秒针一点点地重复着原来的套路，再回到原点。

就好像我的友情。

最终，都回到同一个结局。



失败的结局。

这时候放在枕头下的手机再一次响起，从早上八点过，它好像不知疲倦，不断重复着 Taboo 的调子。

最终，时针分针秒针，三根不同长度的细针合为一体，哐当一声，聚集在了一点。

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靠在冰凉的墙壁上，挪着一只无力的手臂去摸枕头下正在兴风作浪的手机。

看到来电显示的名字，倦怠的心脏被狠狠地刺了一下，我痛得皱起了眉。屏幕上还堆积着数不胜数的未接来电，不用去看，我都能知道，清一色的不过是一个人。

够了，真的够了，我知道你很着急。

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，明明不关你的事，可是你不肯原谅自己，让我都开始怀疑你的诚恳态度，是否真的是犯了错。

不忍心，是真的不忍心，我知道你很着急。

我按下接听键，通话时间开始一秒秒地堆积，“……”没有说话，我听到由多变得欣喜起来的呼吸声。

“夏妩！你怎么没来上课？不不不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接那些电话？”他一连串可爱的疑问让我展颜，但是片刻，由多又有些迟疑地再次开口，“是不是你还……”

我又皱了眉。

笨蛋由多，不提不就好了吗？

逃避不是更好吗？

“在家，自我软禁期间。”我平淡地叙述道，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他

急不可耐地又开始发问，“你吃饭了吗？是你爸关你的？你没有办法自己逃出来吗？”

我挪了挪视线，看着紧闭的房门，严肃得就像是苟言笑的爸爸。对不起，我好像真的太自私了，“我自己锁的门，当然可以逃出来。”可是，逃出来又怎么样？逃向哪里，停在哪里，又会在哪里窒息？

“……”我听见那边的由多，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突然隐没了呼吸，片刻，他认真得好像笃定了什么一样说，“夏妩，我来找你。”

我的瞳孔缩了缩，睫羽随之颤动了一下，我淡淡地笑着说，“好，我等你。”



以很利索的动作理了床，换掉了睡衣，刷拉一声拉开窗帘，打开窗户通风换气。洗漱好以后，在桌子上抓了点水果来吃，然后收拾了几件衣服装在背包里，坐在沙发上，倒数着由多会出现的时间。

离我想象的时间还差四分钟，门铃便忠诚地响起。

我起身去开门，嘴角不高不低地勾起来，刚刚推开门，眼前便猛地一黑，黑暗之后，便是被熟悉的白色校服外套包裹着的身体，带着淡淡的清香，混合着这个不太乖的小孩不注意留下的烟草味。

由多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他微微沉重地呼吸声轮换在我的头顶，片刻，由多放开我，紧绷的脸上还带着剧烈运动后的余红。

“你把我偷渡走了，准备怎么办？”我仰起头看着由多，脸上带着无所谓的微笑，和他刚好相反。

“……我拿了我爸另外一套房子的钥匙，我说安置一个朋友几天。”由多又伸手把我揽到怀里，不过轻了很多，头也搁在我的颈窝，呼吸的时候有一些痒，“不过，你爸妈会担心的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冷静一下，我只是想冷静一下。”我静静地说道，抬起眼眸，楼道明亮的日光倏地刺痛了我的眼睛，不得不垂下了眸子。却看到由多干净的外套上，仍折射着那样光亮的色彩。

(6)

“唔……下午的课我还要去上，免得我爸妈怀疑。”由多重新提了提单肩包的背带，有些犹豫地抬手摸了摸我的头。

“嗯，再见。”我冲他露出一个没心没肺的微笑，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就往里屋走。

由多在身后沉默着，而关门的重重声响，很久之后才响起。

我坐在大大的床上，床单是沉静的浅灰色，这个房间的装饰趋向冷色调。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，自始至终笼罩着一层简洁与阴郁。

此刻，我能够很平静地思考。

有一个名字从记忆底层越到眼前，那本小说里的 Vera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……

很早以前看的，貌似记忆都很模糊了。

好像，是褐色的短发，有一块青色的胎记在左颊……

是女主角最好的朋友。

如果我也能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，就好了。

我在床上懒懒地翻了个身，刚刚闭上眼睛，就听到桌子上的手机铃声大作。不是我的铃声。我睁开半只眼，转身伸出手去桌子上胡乱地摸，方才取下的手镯被扫下地，激烈的滑动声未曾停下，我却已经愣在那里。

来电人……

芭比。

我当机立断地按掉了电话，发了疯一样开始看通话记录，已接来电里，好多好多的 Barbie。

我还未缓过神来，铃声便死灰复燃，那是芭比的又一通来电。

这代表什么？

由多还在和芭比联系吗，他们会说些什么，会谈论关于我的事吗？

芭比会让由多做一道选择题，最终让他遗弃掉某一个属于我的选项吗？

我看着忽明忽暗的屏幕，嗓子深处突然开始有一种焦灼蔓延开，最终干裂到整个喉咙，直到由多突然推开了房门，我也说不出话。

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手上响个不停的手机，断断续续地解释道，“我……出门发现，没带手机。”